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目錄

卷之上

論沙陀本末。

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

李國昌父子北入韃靼國。

李克用奉詔伐黃巢。

李克用統兵復長安。

李克用進軍至汴州。

李克用宿於上元驛。

薛志勤救李克用。

僖宗遣使爲二人和解。

李克用奏請車駕還宮。

李赤心生李克用。

詔兩鎮合兵攻沙陀。

李友金招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一日三捷。

朱全忠求救於李克用。

朱全忠請李克用入城。

朱全忠謀殺李克用。

李克用訴朱全忠於朝。

進李克用爲隴西郡王。

朱玖立襄王煜監國。

李克用進討朱玫。

削奪李克用官爵。

復李克用官爵，使歸鎮。

李克用爲招討使。

進李克用爵爲晉王。

李克用攻劉仁恭。

李克用與劉仁恭和。

李克用病篤。

李存勗襲位爲晉王。

晉王擒劉仁恭，劉守光。

晉王襲取澶州。

李存審敗劉鄩。

李克用享土於三垂岡。

李克用上表訟寃。

遣李存勗詣行在起居。

李克用收三叛。

昭宗出幸華州。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晉。

朱晃篡唐稱帝。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勗。

晉王自將救潞州。

晉王攻取魏州。

劉鄩攻魏州。

安金全攻退梁軍。

契丹進圍幽州。

李嗣源敗契丹，復幽州。

晉王攻拔楊劉城。

諸將勸晉王稱帝。

卷之下

晉王敗梁軍於德勝。

晉王引兵救魏州。

晉王卽皇帝位，定國號「唐」。

李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唐主統兵屯澶州。

李從珂殺退王彥章。

李紹奇生擒王彥章。

李嗣源救幽州。

晉王引軍趨魏州。

魏州僧獻唐傳國寶。

命李存審嗣源據守德勝。

李存審擒張文禮。

李嗣源統兵復鄆州。

梁遣王彥章攻德勝城。

唐主問計於郭崇韜。

唐主遣軍至鄆州。

唐主釋王彥章之縛。

李延孝請先取大梁。

梁主朱友貞自殺。

李嗣源迎唐主軍。

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

唐主好伶優戲。

唐遷都洛陽。

命宦者采求民女充後宮。

預借夏秋二稅。

郭從謙帥兵反。

李嗣源入洛陽。

百官請李嗣源監國。

祝天早生聖人。

唐軍到曹州。

李嗣源軍入大梁。

段凝詣李從珂降。

加李嗣源爲中書令。

唐主自呼李天下。

郭崇韜請立皇后。

建避暑樓。

李嗣源上表訟寃。

唐主爲門高所弑。

收莊宗骨殖殯葬。

李嗣源卽帝位。

安重誨誣從珂反。

解安重誨機務。

翟光邾殺安重誨。

李從榮舉兵反。

明宗殂。

潞王舉兵入長安。

潞王卽位。

石敬瑭出河東。

石敬瑭請傳位許王。

契丹立石敬瑭爲帝。

召李從珂爲左衛將軍。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皇城使斬李從榮。

閔帝從厚立。

閔帝出奔魏州。

遣王巒鵠死閔帝。

劉知遠勸石敬瑭叛。

契丹助石敬瑭伐唐。

廢帝自焚死。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詩曰：

朱邪部族出西夷，

始入中原號執宜。

開創後唐基業主，

至今傳說李鷗兒。

話說後唐李克用，其先世出於西突厥，以朱邪爲姓，——朱邪蓋部族之號也。唐太宗朝，使李靖襲破突厥，分諸部屬置十三州，將同羅做龜林都督府；將僕骨做金微都督府；將拔野古做幽陵都督府。那時西突厥部族大的，喚做鐵勒延陀阿史那也；部族小的，喚做同羅僕骨拔野古也；又其小的，處月處密朱邪也。那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在後又一百五十六年，至憲宗朝，有朱邪名盡忠的，在北庭之金滿州住坐，他孩兒名執宜的來朝中國，自以沙陀爲號，朱邪爲姓矣。沙陀者，大磧之名也；在那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號沙陀突厥。那執宜的孩兒，名做赤心，因攻討龐勛立功，授振武節度使，賜姓名喚做李國昌。曾有一詩詠道：

夷方大磧號沙陀，

部族驍雄勇力多。

一自天朝賜名氏

赤心報國義難磨

曾記得那憲宗朝，是元和三年五月，沙陀軍兵勁勇，諸胡皆不能及，吐蕃凡有戰攻的事，必驅使沙陀軍向前，做着先鋒。因回鶻攻打吐蕃，取了涼州，吐蕃心裏疑沙陀與回鶻有肚皮，要將沙陀部族遷徙去河外居住。沙陀內不自安，其酋長朱邪盡忠共那孩兒執宜商量，叛了吐蕃，來歸順唐朝。乃帥部落三萬人，詣靈州節度使范希朝軍前投降。范節使置鹽州爲陀沙市，買牛馬廣令畜牧，以理撫存。表奏朝廷，憲宗大喜，爲創立個陰山府，使朱邪執宜做陰山府兵馬使。凡遇戰攻，必資沙陀軍之力，所向皆捷。那執宜孩兒赤心生的孩兒名做克用。其父赤心將產克用時，是夜夢遊一處，城闕雄壯，宮室高明，與人間宮殿一般。殿上坐的，戴着冕旒，穿着王者衣服；臣僚十數人，侍立左右；殿下立着幾個金甲武士。赤心到殿下，金甲人喝令拜。赤心鞠躬跪拜。殿上人道：「龍猪戰罷丑口破，十四年間金殿坐。十兄用武不負君，四個郎君三姓麼。」說罷，赤心辭出。夢忽覺來，則妻已坐蓐，生下一男孩，狀魁偉，語聲雄壯。赤心因採取夢中「十兄用武」的字，命名做克用。詳着赤心這夢，分明說得後唐國祚個本末了。李克用號做獨眼龍，與那朱全忠兩個互相吞併，朱卽「猪」也；在後李存勖

併滅了梁，自稱帝爲唐，丑口，唐字也。這是說李克用與朱全忠相併了，立國做後唐。自同光年癸未，至潞王丙申，恰得十四年。克用爲唐藩鎮，答蜀主書道：『誓此一生，靡敢失節。』則是克用不負君也。李嗣源本夷狄之子，無姓氏，莊宗收爲養子，是謂明宗。潞王本王氏之子，明宗收爲養子，自莊宗至潞王，是四代，共三個姓，則是四個郎君三姓也。唐懿宗朝，咸通十年八月，徐州留守龐勛殺崔彥，自稱天冊將軍。康承訓帥沙陀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殺了龐勛。康承訓奏功於朝，授朱邪赤心爲振武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那國昌孩兒李克用，年紀長成，善能騎射，屢立大功。僖宗皇帝乾符五年正月，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有牙將康君立、李存璋等一處商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於四方，此是英雄立功名，取富貴時節。今李國昌官高功大，天下聞名；他兒子勇冠三軍，若輔之以舉大事，則代北州郡，唾手可取。』恰遇代北飢荒，防禦使段文楚滅寇軍糧，軍士怨怒，將段文楚殺了；送符印，迎請李克用做留後。克用入府視事，表奏朝廷，求請勅命。朝廷不肯允從。四月，除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是時國昌欲父子并據大同、正武兩鎮，朝廷不允，才得制書，卽焚殺，殺卻監軍，與李克用合兵數萬，進攻寧武、岢嵐軍。十月，詔河東、昭義兩鎮合兵攻沙陀。昭義節度使李

鈞戰死廣明元年正月，沙陀攻忻代等州，兵逼近晉陽田地。五月，蔚翔節度使李琢將兵一萬屯代州，會合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遣人說李克用部將高文集，令他歸唐。文集聽從，執傅文達與那沙陀酋長李友全，來赴李琢軍前。既降，七月，李克用將兵攻高文集，要取朔州。李可舉將所部就那地名茶兒嶺下寨。李盡忠道：『我先出戰。』程懷信將馬騎繼其後。李可舉排一個方陣，李盡忠排一個圓陣，兩處陣圓，二將陣前打話了，勒馬便戰。可舉伴敗，盡忠趕殺，程懷……

（註原本缺一頁）

釋其罪。李克用承詔大喜，帥遼諸部萬餘人赴援。李克用牒河東路，稱奉詔將兵攻伐黃巢，令具糧食犒軍。鄭從讜閉城設備，克用乃縱沙陀剽掠，城中驚駭。克用引兵還居代州。中和二年十一月，黃巢兵勢尚強，大王重榮共都監楊復光商量：『巢賊要怎生收捕？』復光道：『鴈門李僕射父子，驍勇有強兵，有徇國盡忠之心；只因河東鄭從讜與他有隙，所以不來。若假朝廷使命，曉諭鄭從讜，使卑辭召之，則彼之來歸，賊不足平也。』時王鐸在河中將墨勅召李克用，克用遂統部下二萬七千人，取道入河中。克用自帶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鄭從讜作別。鄭從讜厚加餽遺而行。十二月，李克

用部兵四萬至河中，其軍皆着黑衣，部伍精明。朝廷詔授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那時黃巢在毘安夜夢黑鷄無千無萬，飛從西北來，有一鷄待攫黃巢頭上巾，巢走避得免。睡醒後，意下思量李克用，譯名做李鷄兒，諸軍皆着黑衣，謂其黨曰：「鷄軍到矣，當避其鋒，不可與戰。」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與黃巢的弟弟黃揆，在沙苑田地會戰，黃揆敗走。王鐸表李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黃巢軍敗食盡，待爲逃遁計。那時李克用正攻打華州，黃巢發軍三萬向藍田路把隘，遣尙讓去攻華州。李克用共王重榮統軍前來迎敵，尙讓大敗而走。李克用乘勝進軍渭橋，每夜使部將薛志勣、廉君立密地入長安城裏，將糧草焚燒，斬虜而歸。巢寇驚駭，以爲神兵。五月，李克用會合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統軍前進，迫近巢賊軍營，在渭南田地裏下營，寫書與黃巢索戰。李克用便打扮出陣，頭魁金水鍍金，腦打正貌狻猊，介冑向銀粧束，身砌倒持獬豸，箭叉玳瑁，鳳凰微露尾梢翎，弓擦壺鍾，龍在波藏露頭角，面上金光閃閃，手中雪刃輝輝，鞍心一拍甲裙開，膀轉身橫靴入鞞。那黃巢如何打扮？

三叉淡金冠，呷牙朱蹠蹠，斜褐毛衫，鞞襠波袴，沙柳木捍箭，手抱鐵槍，騎一疋豁耳破臂乞憐。

歸戰馬。

弓箭砲石打不到處，兩處陣圓，一員將軍出陣，綽馬打話。那黃巢……問道：「對陣有甚頭目願開姓字？」李克用出馬答道：「咱是沙陀……射的兒子獨眼龍。黃巢反賊，您若會事之時，束手歸降，兩國休兵。若執迷不反，待擒汝赴軍前，斬汝萬段，以謝天下生靈。」黃巢聞說大怒，更不答話，交馬便鬪。黃巢輸了一陣，退走少歇，又戰。被李克用趕殺，會合義成、義武兩軍，相繼追擊。黃巢軍大敗，俘斬幾盡。黃巢僅與數十騎，將宮室燒了逃走。——一日之內，三次大捷，李克用統軍入長安城。——故將金寶財帛，拋棄滿路；李克用軍士爭取，追趕稍緩，黃巢遂得逃去。時李克用年才二十八歲，於諸將中年紀極小，兵勢最強，破黃巢功在諸將之上。有一日微眇，軍中皆號做「獨眼龍」。朝廷降詔，除李克用同平章事，將巢僞相崔瑒，斬於市曹，梟令。詔曰：

「我太祖創業，借突厥之援，以興王；予小子遭時多艱，復藉沙陀之力以破賊。黃巢肆爲不道，使宗廟腥羶，生靈魚肉，上天悔禍，一日三捷，李克用之功居多。其宣授李克用同平章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李克用得詔書，望闕謝恩，犒設軍士了當。那時分朱溫爲見黃巢兵勢衰敗，已將同華二州來詣王鐸軍前歸降。朝廷授朱溫做河東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做朱全忠。中和四年四月，黃巢收拾潰軍，尙數萬，進圍陳州，幾三百餘日。趙鏐兄弟與巢挑戰，大小數百合，巢軍圍城轉急。周茂共時溥、朱全忠等，皆使人來李克用處告急。李克用會合許州、汴州、徐州、兗州、四州軍馬，及部下蕃漢軍五萬人，在陳州城下屯駐。與尙讓在太原接戰，尙讓敗走。巢聽得尙讓已走，卽日解圍，遁向汴州路去。五月，大雨，平地水漲三尺，黃巢軍營被水滄了；又聽得李克用大軍將到，遂引兵向東北遁去。尙讓將騎兵五千，進逼大梁城下；朱全忠使人告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將兵趕去，到那中牟北地名王滿渡，候賊軍半渡，縱軍掩擊，殺虜萬餘人，賊軍大潰。尙讓帥衆來降。黃巢收千餘人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不及，因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及所擄男女萬餘人，遂進軍到汴州，屯軍城外。朱全忠差人固請克用入城，送克用到上源驛宿頓，置酒大會。正是：

滿座金鍾浮綠蟻，

當筵歌拍捧紅牙。

那朱全忠排辦茶飯，請李克用飲宴。酒醉後，克用乘酒使性氣，說了幾句大話，朱全忠心不能平。筵

宴罷，從行的皆醉了，有宣武將楊彥洪密地與朱全忠商議，將軍填塞了道路，遣軍將上源驛圍了。那李克用正在醉中，鼻鼾鉤地價睡，親兵薛志勤、史敬思與全忠諸軍格鬪，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克用面，待他甦醒後，告其事變。克用張開目，手握一張弓，走起；只見煙焰騰空，恰好得一陣大雨，雷電掣光，天地昏暗。薛志勤扶李克用帥左右數人跳過墻，突圍走出，乘電光中逃去。史敬思在後拒戰，爲亂軍殺死。朱全忠誤將楊彥洪射死了。李克用與薛志勤幾個縋城而下。那克用的妻劉夫人，多智畧，左右走歸的來告事變，夫人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軍士，不得譟動。次日，天明，李克用要勒兵攻殺朱全忠。劉夫人勸道：『若擅起軍相攻，天下誰知曲直？莫若往朝廷告訴，則彼自無辭。』克用聽從其言，移書譴責朱全忠。全忠回書道：

『前日之變，全忠初不之知，乃朝廷遣使者與楊彥洪商量。今彥洪既已伏辜，願明公諒察！』

李克用卽日引軍還晉陽。那時有李嗣源的——乃是胡人，名做邈佶烈，本無姓，在軍中驍勇無比，年才十七歲。——從李克用在上源驛衝突矢石之間，略無所傷。克用收爲養子，命名喚做嗣源。中和四年七月，李克用奉表自陳告訴朱全忠上源驛謀殺的事。其表曰：

「臣李克用，沙陀一酋長耳。父子遭遇大唐，恩眷，秉節，藩方，頃仗，天威，收復，長安，使元兇，授首，宗廟，再安，無非。皇帝陛下，威斷，神武，臣何力，之有。焉？臣帥，兵歸，鎮，便道，汴梁，朱全忠，邀臣，入城，館置，於上元驛，俟臣，酣醉，使裨將，楊彥洪，等，縱兵，圍劫，陰欲，殺臣，爲，巢賊，報怨。臣部下將佐，三百餘人，并所帶，牌印，一時，被朱全忠，亂軍，劫去。臣切見朱全忠，乃，黃巢，餘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朝廷，患。夫救焚者，鎗，之於，曲突，徙薪，之時，者易，爲力；若及燎原，而後，撲之，則焦，頭爛，額矣。治疽者，療之，於，血氣，方凝，之時，者易，爲功；若及潰癰，而後，治之，則腐，肉傷，肌矣。臣愚，欲望，聖斷，遣使，按問，削全忠，官爵。臣願奉詔帥本道兵討之，爲，國家，銷患，於，未萌，誠，萬全，之舉也。臣昧死，謹言，伏候，勅旨！
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臣李克用，表上。」

僖宗得克用所奏，不惟，不能，治，朱全忠，之罪，克用，前後，表凡，八上，乃，遣，楊復恭，奉使，李克用，軍，宣諭，聖旨，詔云：

「覽卿，所奏，深知，卿冤。國事方殷，姑存，大體。朕爲卿，和解，已遣，使諭，朱全忠，矣。廉、蘭，結友，寇，賈，交驩，先國，事而後，私怨也。今遣楊復恭，諭旨，朕深，望，卿，慕廉，、，蘭，寇，賈，之事，焉。就賜，金茶，合，二隻，犒，勞。」

軍錢五十萬緡，帛五百疋。秋涼，旨不多及。」

李克用見那詔書不從起兵之請，終鬱鬱不平，便有攻伐朱全忠的意。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十月，田令孜遣那朱孜、李昌苻合軍攻打河中。王重榮詣李克用處求救。克用正怨朝廷不問朱全忠上源驛的公事，練軍買馬，結託諸胡，議攻汴州。報重榮曰：「待吾先滅全忠，掃除此等鼠輩，如拉敗葉耳。」重榮再遣人求救曰：「若待大王自關東還，吾爲所虜矣。不若先除君側小人，退擒全忠，何難之有？」李克用乃上表於朝。表文云：

「朱孜、李昌苻凶德參會，與朱全忠相爲表裏，欲共滅臣；臣不自救，死無所矣。已聚集蕃漢兵十萬，取來年大舉入河北，討平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俟二鎮已平，殄殲全忠，少雪上源驛之恥。臣昧死奏聞，伏候 勅旨！」光啓元年十月 日，臣李克用表上。」

僖宗覽克用所奏，遣使諭旨和解。克用不奉詔。十二月，與王重榮合軍進屯沙苑，與朱孜、李昌苻戰。孜、昌苻敗走；李克用進軍，迫近京城。田令孜奉僖宗軍，駕幸鳳翔。駕才離長安，而宮室生聚，悉爲亂軍焚掠一空。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軍還河中，與王重榮同寫着表，奏請僖宗還宮；因數田令孜罪。

狀，乞正典刑。僖宗皆不省視。田令孜引兵入宮門，劫僖宗幸寶雞，從者才數百人，宰相百官皆不之知也。朱旻、李昌苻統邠岐之兵，進逼車駕，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田令孜迫僖宗離寶雞，使王建將五百人，各執長劍爲前驅。僖宗將傳國寶授與王建，背負以從。登大敢領，李昌苻縱火燒關道，王建扶掖僖宗從煙燭中躍過。六月，朱旻立襄王溫，權監軍國事。襄王遣使者到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主上已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焚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攻朱旻。文德元年二月，張全義統軍襲攻河陽，李罕芝奔澤州，詣李克用軍前告急求救。李克用遣將軍康君立督馬軍七千人，助李罕芝攻張全義。全義詣朱全忠軍求援，全忠遣丁會統兵救全義。丁會與李存孝交戰，存孝敗，康君立引兵還。昭宗龍紀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芝、李存孝攻伐孟方立，取磁、洛二州，進取邢州。孟方立自飲藥死。李罕芝還軍於上黨，就那三垂岡置酒，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悲歌悽切，坐上有垂泣者。李存勗方五歲，在克用侍側，乃撫髀道：「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何爲悲悽於晚景邪？」克用慨然道：「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必能代我戰於此地也。」諸將立那方立的弟孟遷爲留後，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

王虔裕將甲士數百人赴援。大順元年二月，李克用取雲州，不勝而還。四月，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附田令孜，而待復恭淺疎。昭宗知張濬與楊復恭有嫌隙，特用張濬爲宰相。濬每以謝安、王導自比。李克用甚輕忽之，聽得濬拜相，謂詔使道：「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險小人也。主上采虛名而相之，他日必能交亂天下。」濬聽得克用這言語，深恨之。那時有赫連鐸、李臣威附會着朱全忠，皆以誅李克用爲請。昭宗令省臺四品以上官員會議，皆以爲不可發兵討李克用。獨有張濬、孔緯兩個，堅欲起兵。乃下詔削奪了李克用的官爵。濬奏給事中牛勣做行臺判官。勣聽得此命，嘆曰：「國家喪亂之餘，無事而橫挑疆寇，吾見其顛沛！」以疾辭不行。張濬陸辭日，大言道：「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官家除內患。」蓋指楊復恭也。復恭聽得這說，就長樂坂置酒，與濬餞別。復恭把酒，勸濬盡飲，却不道：

勸君且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濬不肯飲，復恭却戲濬道：「相公仗鉞專征，得恁地作態麼？」濬應道：「俟平賊歸日，方作態也。」復恭深忌之。八月，官軍到陰地關。朱全忠使驍將葛從周帶馬軍千人，密地從地名靈關，夜抵潞州。

城下，突圍入城。張濬使招討副使孫揆赴鎮，八月離晉州起行。李存孝聽得孫揆將到，將馬軍三百人，向那長子西谷中藏伏了，拿却孫揆及中使韓歸範，將糧車管押送與李克用軍前。克用表孫揆做河東副使，揆道：『咱是天子大臣，兵敗拿至此，分甘一死，豈能低首下心，伏事一個鎮使？』克用大怒，命左右將鋸解開孫揆尸首，鋸不能入，揆罵道：『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住，汝不曉耶？』乃令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口。九月，朱全忠遣軍圍澤州，大呼李罕芝，謂曰：『張相公圍却太原，葛僕射據了潞州，旬日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怎有生路？』會李存孝統軍至澤州，選軍馬五百人，繞了汴軍營，大呼曰：『我卽沙陀來求穴的，欲得您軍肉，以飽我士卒，若有肥的，可令出戰！』汴軍驍將鄧季筠出戰，被李存孝就馬上活捉過來，餘軍大潰。存孝乘勝攻潞州，葛從周棄城宵遁。李克用授康君立做昭義留後；李存孝做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怒，始有叛意。十月，官軍出陰地關，李克用使李存孝將步軍五千就趙城下寨。韓建使壯士三百人夜襲存孝軍營，被存孝設伏兵了出戰，建兵大敗；存孝乘勝直抵晉州西門，張濬出馬交關，大敗而走，歸城閉門拒守。會存孝統軍攻取絳州，張濬、韓建帶輕騎逃遁。李克用遣韓歸範還朝，附表訟冤。表文云：

『李克用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助於憲宗之朝，翦黃巢於先帝之世，黜襄王，存易定，使皇帝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力居多焉。若以攻伐雲州，爲臣之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誅？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旣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待盡，已集蕃漢軍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臣不勝，甘當削奪；不然，輕騎叫關，頓首丹墀，訴姦回於廢座，納制敕於朝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鉞。』大順元年十月日，削奪官爵，沙陀舊部李克用表上。』

昭宗覽克用所奏，與朝廷會議，莫不驚駭。那時張濬、韓建軍敗，孫揆被擒，大臣深以爲憂。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再上表。表曰：

『臣切見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削奪已盡，身是罪人，漂流靡定，不敢復歸藩方；且就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揮。』

昭宗得克用表，眨張濬、孔緯遠州安置；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舊鎮。二月，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地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畏全忠兇饒，姑聽自便；仍加李克用爲中

書令，貶潛爲繡州司戶。初，洛、磁三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是李克用的假子。克用偏愛存信，那存孝欲立大功，取重於克用，存信又讒譖於其間，存孝懼及禍，密地與王鎔、朱全忠交結。朱全忠上表稱李存孝以邢州、洛州、磁州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軍馬進討李克用。朝廷詔授李存孝爲三州節度使，不許會兵攻伐。李克用圍邢州，鑿塹築城以守之。邢州城中食盡，李存孝出見李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將檻車囚繫以歸，用車裂於牙門。乾寧二年，王行約、李繼鵬、王行瑜、李茂貞等作亂，昭宗車駕幸石門鎮避亂。七月，李克用帥蕃漢軍十五萬迎車駕還宮。李克用駐兵華州，遣其子李存勳奉表詣行在問起居。存勳年才十一歲，使之獻捷於京師。昭宗奇其狀貌非常，賜鸚鵡酒卮、翡翠盤等，撫存勳背道：「此兒可爲國家之棟梁，他日必爲吾家盡忠。善自愛重！」解所佩玉帶賜存勳，就授李克用爲招討使，進討王行瑜。十一月，王行瑜自將着甲士五千人，在龍泉寨堅守。李克用攻擊頗急，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進軍，將邠州城圍了。行瑜登城號哭，謂李克用曰：「行瑜無罪，所有脅乘與遷幸的事，皆是李茂貞、李繼鵬等所爲，行瑜卽無干預。願大王移軍問罪，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毋煩大兵迎刃。」李克用答道：「王尙父何爲過恭，嗚受天子詔令討三賊臣，尙父亦

預一人之數；今若束身歸朝，非咱每所敢專制。行瑜度不能免禍，乃挈帶家小，突圍走遁。李克用入邠州，封了府庫，撫安居民。不兩日，王行瑜自爲部下將殺了，傳首送克用軍前。十二月，詔李克用進爵爲晉王，賜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一條，手刀銀轡槍戰馬一疋。仍賜御書大旗，上面寫着「精忠衛國晉王李克用」九個字，令行師之際建之。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奉表入謝。表文云：

「臣李克用頃仗天威，進兵誅討三賊臣。李繼鵬、王行瑜二兇，已行授首；獨李茂貞、兵鳳翔，尙這天誅。臣待罪外鎮，不能宣國威靈，致車駕蒙塵，生靈塗炭，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不以臣爲無似，下詔進討，國賊未除，先蒙 恩賞。臣願得依近 清光，上稟 睿等，不勞調兵，止以本軍進討，庶塞曠官之咎。若蒙 睿旨允臣所奏，當尅期取勝，不旬日間，當致茂貞之首。歷於闕下，取 進止！乾寧二年十二月，臣李克用表。」

昭宗與貴近官員一處商量，怕茂貞滅後，沙陀軍勢寢盛，朝廷不能制伏。昭宗乃賜詔褒嘉。詔曰：「覽卿來奏，備見忠忱，良用嘉嘆。不臣之狀，行瑜爲甚，已就誅夷。茂貞、韓建，自知悔罪，職貢相繼，

乞從赦宥；且宜休兵息民。卿久在兵間，跋涉驅馳，軍士良苦，可卽還鎮，免行朝覲。如茂貞等，長惡不悛，姑圖再舉。故茲詔諭，卿可悉之。」

李克用既奉詔，不敢再進軍，未免排辦茶飯，看待詔使。酒酣，克用謂使者曰：「咱觀朝廷意向，似疑咱有異心，但茂貞不除，關中無寧息之日。咱到此取闕庭不遠，怎可不見天子一面？」有那將佐蓋寓進言道：「天子還宮，席未及暖，人心恟懼，兀自未安。大王若提兵一度渭橋，京都又復驚駭。大王此行，重在勤王，不專爲朝覲行也。既準詔勅免朝，不若斂兵回鎮。」克用笑曰：「蓋將軍尙不欲咱入朝，况天下之人乎？」復命書記草表以上。

「臣李克用欽奉 詔勅，令臣帥所部兵依舊還鎮，仰承 天涵地覆之恩，自合卽日就道。然區區愚忠，謂密邇王朝，去 天咫尺，實欲一望清光，面陳除兇雪恥之策。復奉 詔旨免行朝覲，謹具表懇辭，伏乞 睿照！」
乾寧二年十二月 日，臣李克用表謝。」

李克用帥所部軍還鎮。初，李克用在渭北下營，李茂貞、韓建懼爲攻擊，事朝廷甚恭，朝貢不絕。及李克用還軍後，貢獻漸疎，表章數有驕慢語。三年七月，李茂貞進軍侵迫京師，昭宗車駕出幸華州。八

月，韓建移檄諸道，召天下輸糧草詣行在。李克用聞變，乃長嘆曰：『去歲若從咱說，怎有今日之禍！』乃徵諸道兵馬入援。有幽州節度劉仁恭以契丹入寇爲辭，無出兵之意。李克用移書責以大義。劉仁恭將書抵地慢罵，將使者囚繫。克用怒，自統兵擊劉仁恭。仁恭遣其將單可及迎戰。是日，大霧迷冥，兵交馬踏，可及佯敗；有楊師侃伏了兵馬在木瓜澗藏伏。克用追趕可及，爲伏兵四出，克用馬跌，單身牽將馬奔入一林中，將身隱匿。其馬作嘶叫狀。克用密禱其馬道：『若咱每世有太原，則馬不得嘶鳴！』馬果不嘶。亂兵搜索不得，乃免禍。至天復二年二月，朱全忠使氏叔琮、朱友寧統軍三十萬，進攻周德威、李嗣昭軍營。那時汴梁軍連亘數十里，下着營，晉陽軍馬止有數萬。那周德威連戰數合，力不敵，敗走氏叔琮、朱友寧乘勝進軍，攻打河東，取了慈州、汾州、隰州，圍却晉陽，攻打西門。李克用召諸將會議，待走入雲州；李存信待北走韃靼求援。有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道：『兒輩在此，自能固守，大王不可爲此謀，怕人心動搖不便。』當劉夫人亦進前阻當。李克用乃居數日，收拾潰軍。李嗣源共李嗣昭不時帶敢死士偷劫氏叔琮、朱友寧軍營，屢得勝捷。那時朱全忠在河中，忽一夜得個夢道，全忠與李克用兩個厮搏，全忠被克用搏倒，有黑蛇將全忠腦上嚙喫，痛連心

腹，因此覺來，自知這夢不祥，次早急寫文字，將那氏叔琮、朱友寧所將軍馬，盡行抽回。值大水災疫，汴軍殺傷病死過半。友寧等軍回，李嗣昭共周德威又將騎兵趕殺，再取了慈州、隰州、汾州、三州。自此李克用與朱全忠不交爭者數年。天復二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立太子祝爲皇帝。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劉仁恭差使命往河東求和，往返數百次。克用嫌劉仁恭變詐反覆，初不許和；那克用的兒子李存勗諫道：『今天下之勢，歸朱溫的十之八九。自河以北，與朱溫爲敵者，獨河東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攻守，豈河東之利哉？英雄圖大事的，不顧小怨。他雖困我，今窮蹙來歸我，又救其急，此孔子所謂「以德報怨」是也。』克用聽其言，乃許劉仁恭通和，遣軍三萬人赴晉陽。天復四年，梁王朱全忠改名晃，稱皇帝，奉唐帝做濟陰王。天祐五年正月，晉王李克用病篤，——周德威等，率所部軍在地名亂柳下寨。——命其弟李克寧曰：『吾子存勗，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與吾宗；你等善教導之。今以亞子累汝輔翼！』——亞子者，存勗小名也。克用又顧李存勗曰：『嗣昭久困重圍，吾不及一見之矣！待葬後，汝宜竭力救之。』說罷而卒。存勗哀哭不非常，克寧入曰：『將士欲來謁賀，夫大孝在於不墜基緒，毋用多哭也。』存勗出，襲位爲節度使；李克寧帥諸將來賀，存勗盡以軍事委

之李克寧五月，李思安圍潞州久不下，李嗣昭閉城堅守，資用闕乏，梁王遣使諭嗣昭降。嗣昭將詔書焚毀，斬却來使。梁主疑李克用詐死，趣兵還大梁。晉王乃大閱軍士，授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駐晉陽，趨潞州。晉王上黨行軍三垂岡，因嘆曰：「此先王置酒處所也。」就這裏藏了伏兵。次早，大霧漫漫，地下日晝晦暝，兵行霧中，直到夾寨下營。梁軍兀自睡臥未起。晉王命李嗣昭、周德威分兵做二道，填却壕塹，焚燒營寨，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喪失將校四十餘人，資用器械糧食山積，皆委棄而遁。周德威乘勝攻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引兵救解。晉王帥大軍歸晉陽，且休兵行賞。天祐七年十二月，梁朱晃進軍逼鎮州，就柏鄉下寨。趙王鎔告急於晉求救。晉王遣將帥五千人至趙州，與周德威合軍。因拿得梁之探樵者，問之，且曰：「梁之戒飭上將道：『鎮州雖用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令趙進軍抵柏鄉三十里下營，遣周德威帥馬軍逼梁軍營，不時出軍挑戰。梁軍堅壁不出。周德威謂李存璿曰：「梁人無鬪志，但欲逞兵耀武，不挫其銳，則何以決勝？」乃呼其軍謂之曰：「梁軍皆汴州屠沽販鬻之夫，衣甲雖鮮明，人無鬪爭的意。汝曹生擒一夫，則足以自富也。」德威乃帥精兵千餘人合戰，追趕至野河而止。晉王臥帳中，德威往見張承業，謂曰：「大王驍勝而輕敵，今去賊營

不遠，只隔一水，彼若造橋以迫我，則我軍不利。不如且退屯高邑，誘賊離營，彼出戰則我歸營，彼歸營則我出挑戰，仍遣輕騎抄掠糧運，不出旬月，必破賊矣。」承業入臥內，手褰帷帳，撫晉王曰：「如今怎是王安寢之時？」——強敵對壘，適梁兵有降的來道：「梁軍正造浮橋。」果如周德威所料。是日拔營退守高邑。至天祐十年十一月，盧龍、幽、滄等州，皆歸於晉。劉守光請降晉，晉疑其反覆，不受。復求救於契丹，契丹知其無信，不出兵救援。晉王大軍將至城下，劉守光登城謂周德威道：「俟晉王至，我但開門泥首聽命耳。」及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我與公合河朔軍以興復唐室，您爲謀不善，亦要學他，狂僭且加鎮，定兩帥，皆俛首事您爲盟主，您不加恤，故有今日之禍。大丈夫做事，須決擇個成敗所向，公今何爲？」守光應曰：「守光今日大王粗上肉也，惟大王處分。」王憐之，折弓箭爲誓云：「但出城相見，吾不汝害也。」是夕，守光愛將李喜縋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食盡。晉王趣督諸軍，四面攻城，擒劉仁恭。晉王入幽州，劉守光挈妻子逃去。晉王授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爲振武節度使。且說那劉守光將奔滄州路遁去，前行迷失道路，被人拿了，送晉王軍前。晉王犒設軍馬了，統大軍起發，將劉仁恭共劉守光兩父子造着兩個檻車囚着，寫個露布。

投捷旗上。露布云：

「劉仁恭父子稔惡召釁，附會賊臣，傾覆大唐之社稷，凌虐大唐之生靈；候降忽叛，變詐多端，百姓爲之離心，義士爲之切齒。勢窮力屈，束手就降。倘追天誅，無以律衆，其囚檻車管押赴先帝廟，以聽處分。」

將劉仁恭的父子囚於露布之下，諸軍爭唱凱歌往晉陽，可謂是：

馬敲金鑼響，

人唱凱歌回。

晉王將劉仁恭父子，向晉王太廟裏獻俘，縛將劉守光就太廟前斬了。臨行刑時分，劉守光大呼曰：「教守光莫降者，乃李小喜也。」小喜進前怒目睨視劉守光，叱之曰：「汝內淫父妾，姦污弟妻，行如禽獸，這事莫也是咱教汝麼？」晉王嫌小喜面罵其主，可謂無禮，乃將李小喜先行斬斫，然後却將劉守光斬了。却留將劉仁恭荷枷往至代州，先剖仁恭腹，取其心，刺血以祭先王之墓。祭罷，押赴軍前斬之。天祐十一年，趙王鎔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命，始議開府置行臺，差設屬官等，一如唐太宗爲尚書令故事。天祐十二年，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誇己功，置一

軍號做銀槍效節都，有數千人，欲復還舊時牙兵之盛。及楊師厚死，梁主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分却六州做兩鎮。梁主怕魏人不服，先遣着劉鄩將軍六萬渡河，張那形勢，脅服其衆。魏兵不願分徒，諸軍謀作亂，縱火將營寨焚燒，抄掠百姓財物。次早，入牙城，劫將賀德倫置樓上。那張彥乃效節署將校，自帥其黨，拔刀在手，禁遏軍士剽掠的。梁王使供奉官扈異入魏軍撫諭，許張彥刺史。張彥意欲復三州節度，梁主不許，再遣使命到彥軍前。張彥將詔書裂碎擲地上，手把那戟南向詬罵朝廷，謂賀德倫道：『天子愚暗癡獸，與人穿着鼻，成個甚麼朝廷？』逼脅德倫忒甚，不能制伏，獻書於晉王求救。晉王尙疑魏人變詐，未肯進軍。德倫遣判官司頤齎帶緡錢二十萬爲晉王犒設軍馬，密地向晉王說：『張彥凶狡難制，願晉王大軍到，先除這凶賊。』晉王乃進軍，就永濟縣屯駐。張彥選銀槍效節都軍士五百人自防衛，來謁晉王上驛樓責張彥道：『您恃凶悖，陵虐主帥，殘暴百姓，咱舉兵至此，本欲撫守百姓，每非是貪求土地。您於我雖是有功，終不可不誅您，以謝魏之百姓。』遂將張彥併其黨七人，就軍前斬訖。餘衆莫不股栗恐懼。晉王召其衆曉諭道：『凶惡之罪，止坐八人，餘各安心，咱無所問。你等當竭力爲我爪牙，共立功名。』衆皆呼萬歲歡拜。明日，晉王使張彥銀槍效

節都軍卒，擐甲執兵，在馬後隨從，衆軍皆安穩無疑。梁王聞晉軍已到，退就楊劉城駐劄。六月，晉王統大軍入魏州城，賀德倫捧印節來獻與晉王。晉王曰：『孤提兵遠來，只爲撫安百姓，非欲廣土地，取符節也。』德倫又拜跪道：『今梁寇密邇，人心惶皇，德倫勢孤形弱，何以統服軍旅？恐怕事出不測，怎不有負大王恩德？』晉王乃受印節。德倫帥將吏稱賀。晉王承制，授賀德倫做大同節度使。是時銀槍效節都驕橫，尙未悔改。晉王使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出令道：『軍中有訛言煽惑人心，及強奪百姓一錢的，皆拿赴軍前，梟首市曹。』由是一城肅然無敢犯的。七月，晉軍近夜偃旗息鼓，使軍士各銜枚以進，攻襲澶州。其刺史王彥章正在劉鄩軍中，晉軍盡獲彥章的妻子家小。晉王好生待遇他，遣人招誘王彥章歸晉。彥章怒罵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大丈夫怎肯負人恩德？』學取漢將王陵，寧復以家人爲意？遂命斬其使者，示無歸晉心。晉軍盡將其家口二十餘人殺訖。且說那王陵乃漢高祖時沛人，聚黨居南陽，以衆歸漢。楚王捉却王陵的娘東向坐，欲招王陵回心向楚。王陵的娘向使者道：『我聞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爲我語陵，休爲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王彥章也是這般的肚腸，那裏更顧惜家小也？却說晉王往魏縣勞軍，自帥馬軍百餘人，沿河而上，要

覬覦鄗軍營。恰天時陰晦下雨，塵霧冥迷，却被劉鄩將五千軍在河曲田地裏藏伏了，四面鼓譟，圍了晉王數重。晉王躍馬大呼，所向軍皆披靡，無一人敢與接戰。有裨將夏魯奇操執短戈，盡力死戰。從當日午時鬪至申時，突破數重圍得出，祇喪失了馬軍一人。晉王喜夏魯奇驍勇，因賜魯奇姓名爲李紹奇，使與陞轉官爵。那時劉鄩伏兵，要陷晉王，又不能成功，尋思道：晉之精兵，盡在魏州。晉陽田地裏，必無軍馬把守，要密地去攻襲晉陽，乃引兵從黃澤一路投西去。晉王疑劉鄩數日不出戰，遣間騎覬探，只見有旗幟浚城往來。晉王道：『劉鄩一步百計。』再使人去覬覦，乃是劉鄩將芻草縛做人形，手裏執旗，縛在驢上，相連續而行。晉王知得劉鄩這計策，料想他去其軍才及山下，亟遣馬軍追趕。奈天時雨水，潦泥深三二尺許，士卒墜落崖谷死的，十之二三。晉王遣李嗣恩不分明夜，透入晉陽城治兵備禦。劉鄩軍馬遠路，糧食已盡，又聽得晉軍有備，又有追兵廝趕在後。周德威見說劉鄩統軍西上，自幽州統軍馬一千人來到地名土門。劉鄩整衆軍下山，在宗城屯駐，士馬死的過半；待據守臨清，扼絕晉軍糧道。德威急忙趕至南宮，將劉鄩軍下斥堠的拿來，斷却手臂而縱之去，使與劉鄩言：臨清已被周侍中早據了也。次早，德威攻掠劉鄩營而過，據守臨清。劉鄩遂引軍

向莘縣下寨，掘塹固守。晉王就莘縣西三十里頭下營；一日凡鬪幾合，劉鄩餽運糧食不繼，晉軍不住挑戰。梁主降詔責劉鄩偷安不戰。八月，劉鄩將步騎萬餘人進追鎮定軍營。晉李存審又將馬軍二千攻之，劉鄩敗走，晉軍俘獲千餘人以歸。天祐十三年，劉鄩帥大軍攻晉魏州，堅守城壁不出戰。晉王留李存審守軍營，自往貝州巡勞軍士，聲言統軍歸晉陽。劉鄩聽得，奏聞梁主，請發兵攻魏州。梁主勅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將萬人會魏州。次日，劉鄩悉出軍衆與楊延直合軍。李嗣源出軍索戰；晉王自將大軍從貝州來；李存審引營中軍馬踵其後。劉鄩一見驚駭，便收兵逃遁。晉王追擊於後，到故元城田地裏，向西北上排着一個方陣；李存審就東南上也排着一個方陣。劉鄩向那中央排着一個圓陣，四面受敵。合戰稍久，梁軍大敗，步軍七萬餘人，殺死殆盡。劉鄩突圍走渡河，退保滑州。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奏梁王，請發河西兵攻魏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有代北舊將，姓安名金全，自太原來，謁見張承業曰：『晉陽乃國家根本之地，若失晉陽，則大事去矣。僕雖年老，尙堪一戰，請以庫甲見授，爲明公擊退梁寇。』承業卽開庫，恣其自取鎧甲。金全帥其子弟軍，得數百人，夜出攻梁軍；梁軍大驚，退五十里下營。李嗣源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馬軍五百人策應，早離上黨，晚到晉

陽城下，大聲疾呼曰：『昭義侍中大軍到矣！』遂入城與安全等分軍出，諸軍擊梁軍。天祐十四年，契丹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號之爲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晉王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事阿保機爲叔父，述律后爲叔母。會晉王弟弟李存矩爲威塞軍防禦使，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干預政事，裨將盧文進與小校宮彥璋士卒等，謀殺李存矩，帥其衆奔契丹。盧文進引導契丹軍攻新州甚急，刺史安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軍攻之，阿保機自帥三十萬來救，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城。盧文進誘其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召諸將謀之，李嗣源、李存審、閻寶等，勸晉王救幽州。晉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尙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尙何怕契丹哉？』卽日命嗣源將兵前進，閻寶與存審統鎮定之軍繼之。那時幽州被圍已三百餘日，城中危困已甚。李嗣源帥馬步軍七萬人會於易州，李存審道：『彼衆我寡，契丹多馬軍，我多步軍，若平原曠野相遇，契丹將萬騎犯吾陣，則步軍潰敗矣。』李嗣源道：『契丹無輜重，我軍必載取糧食自隨；若平原曠野相逢，契丹抄掠我軍糧，則我軍不戰而潰。不若取路從山中潛進，取幽州路而去。設或中路與契丹軍相遇，則據險要以拒之。』定計後，遂將馬軍三千人與從珂軍爲先鋒，到幽州六十里頭下。

寨，進至地名山口。契丹以馬軍萬人拒之於前，將士皆驚愕失色。李嗣源獨將馬軍百餘人先犯陣出馬，免胄揚鞭，用胡語與契丹打話道：「是汝無故犯我邊塞，晉王使我統百萬之衆，直趣西樓，滅汝種類。」說罷，躍馬奮槳，三入契丹陣，斬訖酋長。人後軍相繼殺進，契丹兵退却，晉軍盡得出。李存審下令使軍人各伐樹木爲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處，則編以爲寨。契丹馬軍從寨前過，寨內軍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積尸滿路。嗣源等入幽州，繕城修備守之具。晉王出征數歲，凡軍府政事，一切委重於監軍使張承業。晉王或時索錢蒲博，及給賜與伶人，承業每靳惜不與。晉王令兒子繼茂爲張承業舞，承業將帶馬贈繼茂。晉王指錢積詔曰：「和哥無錢用度，宜與一積錢。」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自承業俸祿。纏頭與今人說利市一般。此錢乃大王留以養戰士的，承業不敢亂下破用。」晉王怒，頗詬罵承業。承業作色而言曰：「僕老勅使耳，惜此庫錢，欲佐大王成伯業也。大王既不愛惜，可自取之，何必問老僕？只恐怕財盡人散，無所成就耳。」王顧李紹榮令討劍來。承業起，將手挽王之衣曰：「老僕受先王顧託，誓願爲國家聚財練卒，誅這汴賊。若以愛惜庫物，遭大王殺死，僕見先王於地下，面無慚色矣。」曹太夫人聽得這事，急召晉王。晉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

張承業道：「兒子忤觸特進，已行笞箠矣。」——「特進」晉之官名也。明日，與晉王俱到張承業居第謝過，遼承制授張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力辭不受，終身只稱唐朝官稱。盧質好飲酒，爲人輕率驕傲，王頗恨之。承業乘間從容爲晉王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除之。」晉王曰：「吾方招納賢士，共成功業，七哥何爲出此言？」張承業起身賀曰：「大王苟以此存心，何患不得賢才，何憂不得天下也？」十一月，晉王聽得河水合，大喜曰：「咱用兵數歲，爲一水限斷，不得渡河，今河水自合，正與漢光武滹沱冰堅相似，得非上天贊我與王之機會否？」話說裏，說那漢光武南馳，傳說王郎軍兵在後，諸軍皆有恐懼的心。及至滹沱河，有候吏還報：「河水漸流，無缸怎生得渡？」官屬憂恐。光武遣那王霸馳至河探聽，霸恐驚動衆軍，託言冰堅可渡。光武因笑道：「候吏果是說謊。」及到河次，河水果合。光武諸軍乃得渡河，有數騎過未了，而冰解。王霸謝道：「明公至德，獲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瑞，何以加此？」光武謂官屬言：「王霸權變以濟事，亦天瑞也。」晉王聞冰堅，乃引此事自比。於是統大軍急趨魏州。梁軍有甲士三千人屯駐楊劉城，沿城十數里，柵寨相連。屬晉王攻拔楊劉城，梁主方議行南郊禮，聽得楊劉失守，軍中訛言，傳說晉軍已入大梁。

王驚駭，罷却郊祀，奔歸大梁。天祐十五年正月，梁宰相敬翔謂梁王曰：『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躬親矢石；近日攻打楊劉城，自負束薪，爲士卒帥先，所向無與抵敵。陛下宴安自如，疆土日蹙，臣有以知陛下非亞子之敵也。』梁主反以敬翔爲怨望，不聽其諫。梁遣謝彥軍攻取楊劉，彥軍但決河水以限阻晉軍。晉王謂德威曰：『梁軍初無戰鬪之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耳。當涉水攻之。』晉王身自負柴薪填塞河水，諸軍裹甲橫槍而進，鬪經數合，梁軍敗走，殺死溺水，河水爲之盡赤。八月，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統幽州馬步軍三萬，李存審、李嗣源、王處直，各將馬軍二萬，奚契丹、吐谷渾等，并河東、魏博之兵，大會於魏州，在地名麻家渡下寨。晉王欲自將馬軍萬人，直趨大梁，周德諫曰：『梁軍尙全，輕行挑戰，未見其利，王宜按兵不動；德威自以騎兵援之，使不得休息，乘其疲弊，可一舉而滅之也。』王曰：『公何怯哉？』卽以親軍先出戰，周德威不得已從之。梁將賀瓌排陣橫亘數十里，晉王帥銀槍都攻其陣，衝擊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敗走入濮陽，周德威追擊，爲梁軍殺死。晉王登蒿丘，收拾潰軍，城中有山，賀瓌欲據之，晉王詔諸將曰：『今日奪得此山者勝。』乃帥馬軍先登，李從珂、王建及將步軍繼之，遂奪得土山，諸軍皆欲休兵歸寨，明日復戰，惟閻

寶、李嗣源等曰：「宜乘梁軍日晚引退，進兵攻之。」王建及披甲橫梁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嗣昭、建及帥馬軍大呼陷陣，諸軍繼至，梁軍大敗，殺虜三萬餘人。梁敗軍走至大梁，且曰：「晉軍至矣！」梁主驅市人登城，欲奔洛陽。天祐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得唐傳國寶，詣行臺來獻。那寶是黃巢當日敗破長安時分，魏州一僧名傳真者得之，以爲常玉，將欲出市貨賣，有識寶者曰：「此唐朝傳國寶也。」當時藩鎮及諸將佐，勸晉王卽真稱帝，令有司置玉造法物，緣此得傳國寶。諸將奉賜稱賀勸進。蜀主吳王屢寫書勸晉王稱帝，王以書出示將佐曰：「晉王太師亦嘗勸先王自帝一方。先王謂余言：「昔天子幸石門時，吾發兵誅朱溫，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何難之有！但吾家世忠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他日當念復唐社稷，勿效朱溫所爲。」先王此言猶在耳，勸進之說，不敢聞命。」張承業聽得此事，上書諫晉王。

書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拊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唐宗社耳。今河北之干戈甫定，朱溫之凶餘猶存，大王遽卽大位，殊非當來弔伐之本意。天下誰不解體乎？臣願王先滅朱溫，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之後嗣立而君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

爲一家。大王有不世之功，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受先王恩德，深欲爲大王立萬世之基耳。」

晉王答曰：「不是孤有此意，奈爲羣下迫逐何？」承業因仰天大哭，謂王曰：「諸將血戰，本爲唐朝；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是朱溫未滅，而又如天下後世何？老奴請自此辭大王去。」即日歸太原，邑成疾，不食而卒。後人有一詩詠史，道是：

晉王立志本忠純，

誓死羞爲失節人。

不共戴天滅梁寇，

深期洗日作唐臣。

祇緣諸將勤拳勸，

翻誤老奴規諫諄。

大寶來歸天所命，

況於獻璽有傳真。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

詩曰：

稱尊享御謾君臨，

辜負當年告廟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

祇緣批頰縱恹淫。

話說李存勗襲位爲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踰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真定，并山東，囊括漁陽，包舉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爲，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却傳真之佞說，遲遲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於大位的，可惜着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無君人之度，故門高之弑，樂器之焚，亦是自取其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得魏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諸將一力價勸進，是時張承業未死，晉王心猶憚之。六月，藩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當有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蘇循來到魏州，望見晉王府便下拜，人或怪之，循道：『吾拜殿也。』見

晉王呼萬歲，三舞蹈，垂泣稱臣。晉王曰：『吾與爾比肩事主，怎用稱臣？』蘇循曰：『大王功隆德盛，天相人歸，自宜卽眞登極，以慰天下之望，何用謙虛自牧以藩方自處乎？』王遜謝之。次日，蘇循又獻大筆三十枚，道做畫日筆。王得之大喜，卽日命蘇循做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見其諂佞，深疾惡之。八月，張文禮作亂，遣間使往契丹求援；又遣使告梁主請兵。文禮妬忌趙舊將，多有無罪遭其誅殺的。趙將符習統軍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於晉王曰：『符習有異志，不可信，願大王更用他將代却符習。』符習乃見晉王，泣涕願留麾下，當效驅馳。晉王謂符習曰：『晉與趙王同立盟誓，攻討逆溫，義同骨肉；不擬一旦變生意料之外，禍起肘腋之間，吾痛念之。愆苟不忘舊主之恩，能爲之復仇否？若有意，我當發兵運糧，助汝調遣。』符習共部下將三十餘人，聞得晉王的說，以義激發，將足頓地慟哭曰：『大王果垂念故主輔佐之勤，許以復冤，我等豈敢愛身？不敢煩霸府兵馬，願將所部軍搏取凶豎，以爲王氏雪恥復仇，雖死亦不悔恨。』卽日授符習爲成德留後，命史敬瑭、閻寶等將軍馬助符習討張文禮。時張文禮腹患疽，驚懼而卒。文禮的兒子張處瑾接戰，敬瑭戰敗，中流矢而死。十月，晉王聽得史敬瑭中矢死後，鎮州未下，待要分軍去攻取鎮州，有戴思禮知得此意，悉引

秦軍乘其虛，攻襲那德勝北城。晉王軍下一日捉得梁軍的好細，具知戴思禮有襲德勝城意思，急命李嗣源在那地名威城藏伏了兵馬；李存審統軍在德勝屯駐，先引帶幾個馬軍，誘思禮軍出戰，戰未數合，存審佯敗走，梁軍不知其計，盡數出陣追殺。是時，晉王自率馬軍三千人，皆披帶鐵甲，和伏兵四面掩殺，梁軍大敗，喪失軍馬二萬餘人。十一月，晉王分付着李存審、李嗣源據德勝固守；自統軍馬攻打鎮州，經十餘日不勝。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趨定州求救，晉軍追趕，拿將韓正時殺了。天祐一十九年，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聽得我在南兵少，若不攻德勝，則必襲取魏州，不若咱兩軍分備兩處。』李嗣源分軍屯澶州，戴思遠與將佐謀曰：『晉軍專守德勝，魏州必无措置，咱悉引軍襲取魏州，出其不備，可以成功。』才向魏州路，則知李嗣源亦先引兵拒守，數遣輕騎出馬挑戰。思遠探知李嗣源有備，乃西趨成安，大掠而去；徑攻德勝北城，掘開重塹，築起重城，斷晉軍出入之衝，晝夜攻打甚急。存審一力拒守，晉王知思遠攻德勝，從幽州統率軍馬馳赴魏州，不五日間已到魏州城下。思遠聞晉王大軍已來，燒營逃去。晉閻寶引兵到鎮州城下，築壘城壘，周匝將鎮州圍圍圍了，決引滹沱河水環繞城外，絕鎮州糧道。城中食盡，遣步卒五百餘人待突圍求食。閻寶聽其

出城，待設伏兵取之。其軍却攻晉長圍，俄而數千相繼續來攻，遂壞却晉軍長圍，縱火燒營，晉軍大譟而敗，退保趙州。晉王授李嗣昭爲招討使，替閻寶職事。會張處瑾遣步軍一千餘人迎接糧運，投九門田地裏去。李嗣昭就彼處埋伏軍馬，截其歸路，擊之，殺虜殆盡。鎮州軍放箭，射中李嗣昭腦，嗣昭拔却箭，還放一箭，其人中矢卽死。是夕，嗣昭中矢瘡痛劇，亦卒。八月，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初以俳優之伎，爲晉王愛幸，晉王授存儒爲刺史。——專務掇斂，至於防城軍卒，皆計月納課錢，卽縱之歸。梁段凝、張朗，密地統軍，乘夜襲之。次日，登城，將存儒執了，遂拔衛州。九月，張處瑾謂其弟處球曰：「李存進孤軍無備，不如襲而取之。」張處球率所部軍七千人，收旗息鼓，到東垣渡下營，逼近李存進軍營。李存進倉皇狼狽，引敢死士十餘人鬪于橋上，鎮軍退却。晉遣馬軍截其歸路，夾攻之，鎮軍俘斬殆盡。存進爲梁軍流矢所中而死。晉王授李存審爲招討使。鎮州食竭，張處瑾遣使詣晉王投降，晉王未許。會李存審攻城，有中將李再豐，縋城詣晉軍，開門迎降。李再豐自捉了張處瑾的兄弟，併其黨高濂，四置檻車，送赴晉王行臺獻俘。趙人請殺處瑾等，乃食其肉。將張文禮赴市曹呂了，符習令部下求王鎔遺骸，偶於故侍者家得之。晉王致祭而葬之。授符習爲成德

節度使習辭曰：「故主无後嗣而未葬，習當斬衰成服，慟哭而葬之。俟葬畢，却拜命未晚。」葬訖，詣行臺。晉王使爲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親詣承業居第，爲之行服，如喪子姪之禮。晉王聽得訃音，數日爲之不食。天祐二十年二月，晉王欲立行臺丞相，就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充選，欲用河東判官盧質。質固辭，讓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即日拜爲行臺左右丞相，以盧質爲禮部尚書。三月，晉安義留後李繼韜遣使詣大梁請降，梁王以繼韜爲節度使。是時，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主踰一十餘年，分財享土，志滅仇讎，不幸喪亡，柩尙未葬，郎君遽背君親，忍恥事讎，我雖死不能從也。」遂據澤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募敢死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焉。四月，晉王存勗就魏州牙城之南隅築一高臺，擇日登壇祭告皇天后土，卽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爲同光元年。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改魏州做興唐府，稱東京；以太原府稱西京；改鎮州做眞定府，稱北都。是時，唐之所得者，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閏月，立唐宗廟於晉陽，追尊曾祖執宜爲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爲獻祖，文皇帝，考晉王爲太祖，武皇帝；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宗以下爲七室，却說契丹屢進兵入寇，幽、衛二州皆爲梁

所取潞州又復內叛。唐主惠梁未可攻，一日，有鄆州將盧順密來奔，爲唐言曰：「鄆州軍不滿千人，固可襲而取也。」唐主密召李嗣源與之謀，議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平，令鄆州軍弱，固可一鼓而下之。若得鄆州，則心腹內潰，而東平可得也。」嗣源因胡柳陂之敗，常以爲恥，欲立奇功以補前過，對唐主曰：「今用兵年深，生民疲困，苟不出奇決勝，如何得成大功？臣願獨當此役，陛下不必爲憂。」李嗣源統精兵五千趨鄆州，大軍已到城下，日色向晚，會天時陰雨，道路昏黑，將士皆欲解甲稍歇，高行周謂嗣源曰：「此天贊我決勝之機也，彼必無備。」乘夜渡河，鄆人皆不知覺。李從珂以身率先登城，將守城卒殺訖，開着城門，使唐軍入城。嗣源下令禁約軍士，無得焚燒宮室，劫掠財物，恩撫士民。捷書至，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策，吾事濟矣。」卽畧李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懼，遣使詰責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主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唐主聞之，自統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臨行陛辭，唐主戒之曰：「王鐵槍勇略無雙，宜謹備之，不可忽也。」王彥章統諸將急攻南城，守殷敗走，彥章乘勝連拔諸寨，聲勢復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趨楊劉，與鎮使李闥固守，與王彥章數日百餘戰，比到楊劉，士卒之亡者過半。彥章以步軍十萬人攻楊

劉城，李周盡力拒守，每與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軍心，効死勿去。彥章兵雖衆，竟不能取，退駐城南下寨。唐主親帥大軍救援，每日行六十里，兼馳騎畋獵，自以爲李周在內能守，不以爲憂。六月，唐軍已到楊劉，梁軍深溝固壘，不可得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曰：「楊劉之圍已合，奈何？」崇韜對曰：「臣愚以爲彥章乃勍敵，當以計謀取之，不可與之角力也。臣願陛下就博州東岸築建城壘，固保河津，既得與東平聲勢聯屬，又可以分賊兵勢。只有一說，彥章亦智略之士，恐其侵迫我軍，則城不得成就，願募敢死勇鬪之士，每日與彥章排戰以牽制之，使之旬日不得東下，則我城可成。」七月，彥章軍急攻楊劉，李紹榮用火柂焚梁之連艦，彥章退保楊村。唐軍追擊之，梁軍死沒凡二萬餘人。楊劉之圍已解。趙張、段凝恐彥章成功，百端沮撓，由是徵歸大梁。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取鄆州。唐主聽得梁軍將至，自引兵就朝城田地裏屯駐。恰梁將康延孝來奔，唐主親賜宴，從容訪問梁主事勢。延孝對曰：「梁朝土地不爲殃，兵旅不爲寡，然主見昏懦，不能專任將帥，以責其成功。近聞將以十月數道起軍，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臣切觀梁兵聚則不爲少，分則不爲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自帥馬軍五千人，自鄆州直抵大梁，擒梁

之僞主，則不出旬月之間，天下定於一矣。」唐主聞之大悅，解錦袍一領，玉帶一條，銀合茶葉賜之。授康延孝爲招討指揮使。十月，梁主欲發數道軍馬，大舉入寇，唐主深以爲憂。一日，召諸將計議。李紹宏等曰：「鄆州難舉，乞割易衛黎陽之地，與梁結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曰：「若行這舉，真是養虎遺患，非謀之善也。假之以歲月，則彼盛我衰，吾且無葬地矣。」諸將退，獨召郭崇韜問計。崇韜對曰：「陛下問臣，臣不敢隱嘿，謹條其事以奏。」

疏云：「陛下焦心勞思，不解甲，不櫛沐者，十五餘年，初意在於除兇雪恥。今位號甫正，殫數年之力，始得鄆州尺寸之土，不能固守而棄之，臣恐將來糧食已盡，將士離心，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近詢康延孝，頗知河南事體，度已量敵，日夜思之，念此至熟矣。私切自謂成敗之機，在於今歲，梁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險不復爲備。凝將畧非長，忱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軍，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將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進退失據，束手就降，則諸鎮望風而自潰矣。」

唐主覽奏，喜勸天顏，批答云：

「覽卿所奏，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卿有事宜，不拘早晚，聽叩宮門進入。」

是時，王彥章將兵來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索戰，王彥章出陣打話道：「咱是梁將王彥章，今統大軍要取鄆州而後朝食，陣前將軍有通身是膽的，請出問話。」李從珂縛馬而出，答道：「咱是大皇帝的皇親，國家利害，死生以之，願借城下與將軍一決勝負，將軍莫待走休。」話訖，二將馬交，如二龍奮寶波心，似兩虎爭餐岩畔，鬪經幾合，彥章部下一員將劉全被從珂一箭射死，彥章軍敗，俘斬近萬餘人，彥章退守中都。李從珂奏捷來至，唐主喜曰：「鄆州已得凱捷，足張吾軍矣！城之銳鋒少挫，我之軍聲復震。」於是大舉伐梁，臨行，遣劉夫人并皇子名繼岌，及將士之家屬，悉歸與唐家人訣別，謂：「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口於魏室而焚之。」劉夫人謂唐主曰：「事機之來，急如弩箭，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日之事，祇合進攻，不宜退守。陛下決意征討，毋以老妾爲憂，若事之濟，庶可畢先皇未遂之志，吾死且瞑目矣。」唐主即日進軍渡河，晝夜倍道，水陸俱進。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軍，一戰，彥章中流矢敗走，李紹奇躍馬追趕，彥章曰：「吾出入鞍馬，二槍自隨，

鐵槍之名著矣。前後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敗於此，是天亡我，豈戰之罪哉？彥章創痛馬跌，爲李紹奇活捉，并其將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六千級，器械輜重不計其數。將王彥章、張漢傑等，押赴唐主軍前，獻俘奏捷。唐主呼王彥章問曰：「您平常間詆毀我做李亞子鬪雞小兒，初何足言。」今日爲小兒拿來，您怎生作活計麼？道：「還着服咱小兒麼？您素號名將，何不守兗州？怎不思中都無城壁，何以自保？如此料事，非計之善，所以爲我擒也。」彥章對曰：「彥章力非不足，謀非不深，奈天命已去，人亦無如之何也。」唐主親釋彥章之縛，賜藥使敷其創，惜彥章之勇，不忍殺之，遣人詔誘，欲使爲己之用。彥章曰：「咱本鄆州一匹夫，蒙大梁恩遇，位至上將，與皇帝陛下駝馳於魏、博、楊、劉之間，血戰十五年，勢窮力屈，拿赴軍前，分甘一死。縱陛下可憐見小人武勇，欲全而生我，咱有何面目可以見天下之人？大夫夫斫頭便斫頭，怎敢畏死？若使咱朝爲梁將，暮爲唐臣，小人之所不爲也。」唐主料彥章不屈，復使李嗣源自往諭之。嗣源曰：「您不見魏、鄭公事乎？魏證事太子建成；一日，秦王殺建成，立爲天子，魏證事秦王，致正觀太平之治。秦王廟號太宗，至今配食太宗廟庭。您若回心事唐，君臣義同一家。况舍逆從順，將軍非失計也。將軍熟思之。」彥章曰：「汝非邈、佶、烈乎？敗軍之

將，怎可收用。願汝一言，早賜處分。使咱得與顏杲卿、張巡輩遊於地下足矣。又復何言？」嗣源度彥章終不爲用，告唐主曰：「彥章烈士，死非所恐也。」於是諸將皆呼萬歲，舉觴爲唐主壽。唐主舉賜酒命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贊決之力也。向聽李紹宏等謀，咱之大事去矣。」又顧諸將謂之曰：「向吾所憂者惟彥章一人，今已就擒，此天授我以滅梁之機會也。然段凝尙在河上，計將安出？」諸將皆曰：「東方諸鎮精兵，皆在段凝麾下，所在皆空城耳。今天戈所指，何向不克。倘先廣地，東薄於海，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曰：「此非善謀。臣愚區區以爲莫若急取大梁。大梁旣平，則諸鎮可傳檄而定矣。」李嗣源大呼曰：「延孝之謀忠矣！大凡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之知也。設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尙須三日。便使我軍所向，便遣救兵，若取直路，則有阻河之險，須從白馬南渡，則舟楫亦難猝辦。此處去大梁最近，長駟而前，兩日可到。若使段凝得知大梁之急，便發援兵，兵未到而梁主已在吾穿中矣。臣請以馬軍三千爲先鋒，陛下親帥大軍殿後徐進。」唐主聽得此言，撫髀而歎曰：「朕之計決矣！」卽日嗣源陞辭先行。明日，唐主離中都，臨行，將王彥章押付法場斬了。唐主爲之流涕。不兩日，唐之大軍已到曹州，梁諸郡守將望風迎降。梁主友貞聞道

王彥章已死，唐軍又到，倉皇駭愕，聚族相對而哭；諸將相束手無策。梁王登建國樓，或請幸段凝軍，收兵拒唐。皇甫麟曰：『段凝非將帥材，彼聞王彥章已就禽，則破膽矣。安保其能爲陛下盡節乎？』梁主復召宰相謀議，鄭珽欲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緩唐師。梁主泣曰：『事至今日，怎敢愛寶？但恐您此行未必了得事也。』珽良久思之曰：『咱未敢自謂了得，了與不了，一付之天可也。』左右皆笑其疎愚。梁主置傳國寶於臥榻上，忽爲左右竊去，以迎唐主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王曰：『與卿俱死可也。』麟不得已弑梁王，卻引刀自殺。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迎降。是日唐主大軍接踵而至。嗣源聞唐王駕至城下，開門躍馬出迎，見唐主急下馬，山呼稱賀。唐主喜甚，將手攬住嗣源衣袂，以頭撞其懷中曰：『咱得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汝共之。』段凝統軍入援，使杜晏球爲先鋒，行至封丘田地，聞梁主已亡，遇李從珂軍，晏球先納款降附。段凝繼至，以所部軍五萬詣李從珂軍前歸降。唐主慰勞之，賜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賜晏球姓名曰李紹虔。段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了無慚色。梁之舊臣憤之，皆欲礮其面皮，扶其心以食之。卽日毀壞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詔漆朱友貞首級，函之藏於太社。唐加李嗣

源爲中書令。楚王殷遣其子希範入見，將行營都統印徽納。上本道將吏藉。唐主遣使告吳王以滅梁之捷。徐溫怨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如之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驕氣盈，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徐溫曰：「未到數年之間，彼若萌不肖之心向我，又將奈何？」可求曰：「但當卑辭下禮，保境安民，以待其變耳。」唐使初稱詔諭，吳主不拜，使者奏聞唐主，易詔爲書，只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蔑表之體。十一月，梁李紹欽納貨賂於伶人景進，結託掖庭，授李紹欽爲秦甯節度使。蓋唐主幼善音律，好伶優之戲，或時自傳粉墨，與伶人共舞於庭，以娛悅劉太后。唐主優名爲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趨前，遽批唐主頰。唐主變色而怒曰：「你無君臣之禮邪？」新磨徐徐答之曰：「理天下只有一人，連呼李天下，李天下，尚呼誰邪？」唐主悅，厚賜之。嘗在中牟縣放獵，馬蹂踐民田禾稼，中牟令伏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踐民田禾稼，將使百姓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令左右推轉了來。新磨追還，擒赴馬前，告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天子好田獵否？奈何縱民耕稼，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固合行刑。」唐主聞之有愧色，因笑而釋之。唐朱友諒與溫韜入朝，唐主賜宴，仍賜朱友諒姓名。

曰李繼隣，賜康延孝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謂唐主曰：「溫韜發唐山陵殆盡，其罪與朱溫同科，怎可復居方鎮？豈不爲天下義士之笑？」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矣。」竟遣就鎮。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也。御史臺奏請復行唐舊律令。同光二年正月，岐王李茂貞遣其子繼曠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先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稱其名。唐自天祐以來，愷宦豎用事干政，多用士人代爲內諸司使。至是復勅內官千餘人，詣闕使爲內諸司使；後置諸道監軍。自此宦者干政，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矣。唐主遣李存渥、李繼宥往晉陽迎太后太妃。太妃曰：「陵廟多在晉陽，若俱去，則歲時甚人主奉祀事。」遂留晉陽。惟太后入洛陽，唐主議行祀南郊。是時孔謙好聚斂以媚人主，凡赦文所蠲免者，謙復徵求無已。自是雖有詔令，皆不取信，百姓爲之怨怒。那時郭崇韜兼將相之權，豆腐革間之曰：「汾陽王郭子儀本太原人，公世家居鴈門，豈其派裔否？」崇韜曰：「嘗見先人說上距汾陽王十四世爾。」革曰：「如此則郭子儀乃公之從祖也。」崇韜緣此認郭子儀爲宗譜，每以膏粱子弟自處，好品藻人門地高卑，故嬖倖之徒，多怨嫉之。崇韜與親信人謀曰：「吾備位宰相，令嬖寵之徒，勳

舊之族，往往憎怨，唯居其上，吾欲還本鎮，回避他如何？左右曰：『您豈不見蛟龍失水，反爲螻蟻所食？不可出外。公但請主上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人宦官之讒，不能入矣。』崇韜曰：『此謀是也。』即日帥百官共奏，請立皇后，表文云：

『臣崇韜伏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是故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表正宮中，所以化美風俗。臣仰惟皇帝陛下，自居尊履位以來，未正中宮位號，切見夫人劉氏，懿柔淑恭，舊有令聞，弼亮帝德，綽有壹儀。乞早崇位號，以副四海之望。臣昧死謹言，伏取進止。』同光二年正月日，臣郭崇韜表上。』

唐主覽奏，即日命翰林院草冊文，下太常寺討論立后典故，簡冊劉夫人爲皇后。冊文曰：

『維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帝踐祚以來，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劉氏，徽柔溫淑，綽有令儀。越朕初載，來嬪藩邸，資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君臨萬方，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省事上柱國汾陽郡開

國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崇韜，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有無疆之福，猗歟休哉！

唐主旣命崇韜冊劉氏爲皇后，劉皇后詣殿下謝恩，已罷，歸宮，厚有餽送。郭崇韜却說那劉皇后，自寒族，其父以醫卜爲業，幼年被擄入宮，得幸從唐主。在魏時，父聞其貴，詣魏州上謁，后深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爲亂兵所殺，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外。后性狡悍淫妬，專務蓄財，如薪蔬果菜之屬，皆販賣以求利。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宮。皇后無所用，惟以寫佛經布施尼僧而已。三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各進獻暖殿物、珍珠寶貨，各以萬計。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貴，後屢檄州縣督之。唐主往年胡柳之役，伶人姓周名匝爲梁所獲，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時，匝來謁見，因泣言：『臣之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二人保全之力也，願陛下得二州刺史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人，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加於戰陣之士，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忠義之士扼腕，緩急無以爲用。』唐主乃止。踰年，伶人周匝再以爲請，上乃語崇韜曰：『朕已許周匝矣，公之言雖正，然當爲我

屈意行之。』五月，乃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七月，駕幸雷山，祭饗天神。十二月，唐主及劉皇后往幸河南，尹張全義居第，全義大陳貢獻之物，酒醑，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皇懼固辭，后強之，然後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令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張全義，鳳乃奏曰：『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母，稱人臣爲父者，不敢奉詔。』唐主加其直，乃以銀胡瓶一個，絹一百疋賞之。司天臺奏李犯熒惑，當主火災，羣臣奏請修德以消弭災異。上曰：『火之爲災，但令城門多置水以禳之可也。』同光三年正月，義成節度使王都將入朝，唐主欲闢毬場以待之，留守張憲謂場有卽位壇不可毀，請更就宮西闢場，用工數日未畢，上竟命毀卽位壇，憲又奏曰：『此壇主上受命之所，若之何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張憲退，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莫不祥於此矣！』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初，五臺山有妖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以四月大旱，遣使迎誠惠至洛陽，上帥后妃百官皆拜之。——惟郭崇韜不拜。——誠惠安坐不起，使祁雨，數旬不應。郭崇韜曰：『誠惠狂惑官家祈雨，……春秋之世，焚巫尪以

祈雨，今誠惠亦可代巫炷，焚之卽雨。」誠惠聽得這話，密地逃去。主上亦不以為罪。至六月，連雨七十五日，百川皆滿溢，田疇無青草。那時，唐主苦溽暑，宦官因說：「長安全盛時，宮中有數百樓，今官家會無避暑之所。」唐主命王允中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常謂孔謙言用度不足，爲之蹙眉，恐陛下雖欲營繕，彼必有言說。」上曰：「朕自用內府錢，又何害於事？」乃遣中使語崇韜曰：「今歲盛暑非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暑不可度，爲之奈何？」崇韜謂中使道：「您歸奏主上，謂昔在河上時，勅敵未滅，仇恥未報，雖有盛暑，亦不顧也。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河上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畢命王允中營治清暑樓，所費巨萬，日役萬人。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土木之役，以俟豐年。」唐主不聽，越兩旬而樓成，百姓愁歎。同光四年，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宰相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繕軍食，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咱每既得天命，則人怨其如我何？」宰相於便殿論之，后就屏風後屬耳，聽其言，須臾出粧具并二銀盆，幼皇子三人，出示宰相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宰相蓄之以贍軍。」

大臣皆惶懼而退，却說李嗣源爲亂軍所迫，李紹榮在衛州奏言：「嗣源遣使上表自訟其寃，皆爲紹榮逼絕不得達。」石敬瑭說嗣源曰：「大梁者，天下之要會，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唐主發洛陽，止於地名汜水，聽得嗣源兵在黎陽，遣其子繼璟召之，中道爲李紹榮所殺。嗣源至滑州，唐主遣使輸款與嗣源，約曰：「先入者得之。」石敬瑭以勒兵入封丘據其城，遣人趣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聽得嗣源已入大梁，是日，唐主卽命旋師，扈從二萬五千人，潰散萬餘人，還過罽子谷，道遇衛士，謂之曰：「適報魏王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與您每。」衛士曰：「陛下賜亦遲，不濟得事。」唐主又索袍帶賜從官，有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衛士抽刀逐之曰：「使吾君失社稷，皆因此輩。」容哥走謂同黨：「……吝財至此，今乃歸罪於咱輩，事若不測，將磔吾黨，萬……不能待也。」赴河而死。四月初一日，唐主復如汜水，備辦行裝，將趨發，爲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率所部兵攻輿教門，聽得軍變，急引兵憩茂林下，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遁，獨散騎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拒敵。唐主俄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廊下，拔箭渴瀕而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而焚之。劉后將金寶收納囊中，繫馬鞍，與申王存渥、李紹榮等焚嘉慶殿。

出走那時，李嗣源至罌子谷，聞唐主死，乃慟哭入洛陽，居於私第。下令禁諸軍焚掠，就灰燼中收拾莊宗骨殖而殯葬之。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諭諸將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待入朝自訴，又被李紹榮攔當，致主上及禍。諸君見推，非我意也，願勿復言。』百官凡請李嗣源監國，晟凡三上，嗣源乃入與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劉后奔晉陽，與存渥私通，存渥爲軍殺死。劉后往晉陽爲尼，嗣源使人一就殺之。又執李紹榮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下教切責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尅軍民之罪，斬之。因罷諸道監軍使，有司勸進議卽位禮。李紹真、孔循請改國號。嗣源曰：『吾年才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先帝垂五十年，經營攻戰，未嘗不與同甘共苦。武皇之基業，吾之基業也；先皇之天下，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嗣源乃服斬衰，於柩前卽皇帝位，百官縞素。至於受冊時分，始御冕冕，百官且吉服，山呼萬歲稱賀。大赦天下，簡汰後宮，量留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詔中外毋得獻鷹奇玩。凡諸司使務，有名無實，廢之。仍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之稅，却諸侯之貢。初政清明，有可稱者。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開讀；重誨亦不甚曉悉，奏置翰林端明殿學士，選文學之士馮道、趙鳳二人充選。天咸三年

正月，唐主更名竄，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三月，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十月，唐免三司，遣負二百萬緡。十二月，有相者周玄豹在晉陽見唐主，因言唐主貴不可言，及卽大位，唐主欲召玄豹赴闕。趙鳳曰：『玄豹之言已驗，陛下無所詢問，今若召之來到京師，則輕躁狂妄之徒，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唐主從其言，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一二百兩，緡二百疋以賞之。天咸三年二月，皇子從璨性剛躁，是時安重誨招權納寵，從璨不爲之屈；上東巡，與客宴於會節園內，酒酣戲登御榻，謂客曰：『吾若得坐此榻，卿毋憂不富貴。』重誨以無君奏坐之，唐主賜從璨死。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蹇，傲狠不事政治，唐主遣左右往北都諷導從榮，其人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賢，有老成之風，相公年齒居長，直自勉勵，不可使聲名在河南之下。』從榮退與楊思權謀曰：『大家左右有此等言語，我將廢乎？』思權因與從榮言：『相公宜募部曲勇士，繕治甲兵，爲自固之計。』其人密知其說，告馮賦，賦密奏於上，及朝廷召馮賦入爲宣徽使，謂大臣曰：『從榮剛褊而狂輕，宜選重德之士以輔之。』唐主曰：『朕當與大臣議之。』史館修撰張昭遠進諫，其疏曰：

『臣切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好俳優，入則飾姬妾之奉，出則誇僕馬之多，習尚如此，何由而成其賢德？』臣愚切謂諸皇子宜精選有德之士，以爲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使之聞正言，行正行，講明經史，以知義理之所歸；親近儒生，以知安危之所伏。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於春宮，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原也。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肆詆議；至於恩澤賜予之際，昏姻省侍之間，嫡庶長幼之分，宜示以等威，絕其僥冀之心，則養成德器於少成之時，習慣自然，將無所往而非正矣。謹具疏聞，惟陛下采擇。』

唐主覽疏，稱歎其忠，然卒不能用也。是年歲大熟，唐主與馮道從容論治，因言今年禾穀屢登，四方無事。道因言：『臣昔在先皇幕府，差哨奉使中山，行歷井陘之險阻，臣恐馬跌，執轡甚謹慎，小心所以無顛仆的患；及至道途坦平處，此心夷然不以爲懼，放轡縱逸，馬躓，顛隕反不能免。此無他，患生於所忽也。凡爲天下者何以異此。昔馮異告漢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臣亦願陛下無忘在大梁時，則天下生靈受安靖和平之福，宗社幸甚。』唐主稱善再三。且說話說裏怎生說馮異的事。光武收王郎時分，士馬飢乏，主簿馮異在蕪婁亭進豆粥；及至澤泚

河，又進麥飯。及光武中興，登極後，遣中使賈珍寶衣服錢帛，賜與馮異。道與中使曰：「倉卒蕪蕪，豆粥，薄沱河麥飯，厚意至今未報謝。」異頓首謝道：「咱聞齊管仲對威公道：『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所以齊國賴之以伯。」馮道舉這故事告着唐主，望唐主居安慮危也。一日，明宗問馮道曰：「今歲穀豐登，百姓還膽足否？」道答云：「農家乃四民中之最可憐者，歲荒則死於流離，年登則傷於穀賤。臣記得進士聶夷中嘗有一詩傷田家，說得最好。」明宗曰：「試舉似其詩如何？」道誦曰：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下瘡，

剗却心頭肉。

明宗深有味乎其言，令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明宗爲見世亂無主，於宮中每夜焚香，告天密禱曰：「臣本胡人，不能做中國主，致令甲兵未息，生靈愁苦，願得上天早生聖人，爲中國萬民之主！」是年趙太祖生於汴梁夾馬營中。長興元年，安重誨矯詔使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用計逐皇子節度使李從珂。蓋是明宗在真定路時分，李從珂共安重誨飲宴，因酒酣後，從珂歐重誨，及到酒醒後，謝罪悔過，重誨終是內懷不平。至從珂爲河中節度使了，重誨屢在明宗前讒譖，欲陰害之。明宗不

聽其讒，故爲矯詔之事以激從珂反叛。楊彥溫受安重誨之令，伺候從珂出城，閱馬軍教習，彥溫勒兵閉門，拒從珂使不得入。從珂使人詰問，彥溫對曰：「咱非敢負恩，受樞密宣，請公入朝。」從珂遣使告急於明宗。明宗問重誨，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宜誅之。」明宗欲誘彥溫親問這事，重誨因請伐從珂，乃命索自通部兵攻從珂。明宗謂自通曰：「必生致彥溫解來，吾欲面詰其事。」從珂倍道兼行入朝，自認其冤。明宗責使歸第，自通至河中，竟斬彥溫，使從珂受讒無以自明。明宗召安重誨責之曰：「吾兒爲姦黨傾陷，未明曲直，公遂不欲置之人間，何也？朕昔爲小校時，家貧賴此小兒捨馬糞自贍，以至今日，咱爲天子，願不能庇吾兒邪？卿要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可也，毋得復言。」明宗乃立皇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曾有一詩詠道：

忍教骨肉自相屠，

重誨讒邪總詆誣；

不是明宗全父道，

恐爲矯詔殺扶蘇。

話說裏說這扶蘇的事，如秦始皇巡幸驪山，至沙丘而崩，李斯爲丞相，祕不發喪，與趙高謀矯詔賜

太子扶蘇死，立胡亥，卒亡秦家天下。設使唐明宗不能察見安重誨之譏，則父子自相屠戮矣。明宗由是漸疎安重誨。因那石敬瑭攻蜀未下，明宗欲自行督戰，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長興二年，召安重誨還，授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明宗旣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不得復見老爺矣。」授從珂爲左衛大將軍。且說明宗的妃王氏，餅家子也，有姿色，號爲「花見羞」，少年賣在梁，故將劉鄩家爲侍兒。明宗納之後宮。明宗議立皇后，曹氏當立。曹氏謂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代我爲后。」淑妃曰：「后，帝之匹偶，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五月，安重誨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皇城使翟光鄰素惡安重誨，明宗遣詣河中察之，因語光鄰曰：「重誨素有異志，則殺之。」光鄰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從璋乃拜於庭下，重誨驚愕下階答拜，從璋奮槌擊重誨，及其妻張氏。六月，詔天下均民田稅。九月，勅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思慮至此，可謂仁及禽獸。」明宗曰：「朕昔從武皇畋獵時，秋稼方熟，忽有獸走入田中，遣馬騎取之，比及得獸，則禾稼無成。以此思之，獵之有損無益，乃如此，故不欲復游獵，以妨民田耳。」長興三年二月，初令國子監刻九經。

板印賣。且說初秦王從榮爲人輕雋，兩目作鷹視，喜爲詩，好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明宗問從榮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必頌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之於人，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此心每喜聞之，如浮薄之詩，不足學也。』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室永寧公主，與秦王從榮異母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每忌從厚聲名出於其上，敬瑭不願與從榮共事，每欲求外鎮回避那從榮。會契丹入寇，明宗命釋河東帥范延光、范延壽皆以石敬瑭爲薦。明宗乃授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敬瑭軍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托以心腹之任。故軍府事，悉委劉知遠；帑藏事，悉委周瓌。長興四年三月，立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太僕少卿致仕何澤上表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明宗覽表泣下，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太原舊第，以終吾生耳。』詔宰相樞密等議之。從榮見上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邪？』延光等白明宗，授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明宗疾作，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俯首不能

舉。從榮才出宮，聽得宮中哭聲；明日，稱疾不入侍，遣都押牙馬處鈞與朱弘昭、馮贇道：「秦王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之變。」二人答馬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盡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秦王怒，再遣馬處鈞語朱弘昭、馮贇曰：「公輩不愛家族耶？何爲拒我？」朱、馮二人告王淑妃、孟漢瓊，急召康義誠謀議。從榮已將馬步軍一千元在天津橋伺候；再遣馬處鈞到馮贇居第，謂曰：「秦王今日決然入宮，您等死生禍福，在須臾間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責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將相，苟秦王兵馬得入此門，當置主上何地乎？」義誠徘徊議論未決，忽監門報曰：「秦王軍至端門外了，計將安出？」漢瓊拂袖起去，徑入殿門。朱弘昭、馮贇繼踵而入。漢瓊見明宗曰：「從榮反叛，軍已攻端門矣！」明宗淚下，指天而言曰：「從榮負咱恩，爾曹善自處置，休驚動我百姓。」是時從珂的孩兒李重吉做控鶴指揮使，亦在侍疾。明宗呼重吉謂之曰：「咱與爾父在軍中衝冒矢石以取天下；從榮有何功？乃爲人所教，如此悖逆。當呼爾爺以兵柄授之，除這凶悖可也。」重吉感泣，帥控鶴軍守着宮門。孟漢瓊疾忙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帥馬軍五百人攻討從榮。從榮走歸府。皇城使斬從榮，函首來獻，并殺其子。即日追廢從榮爲庶人。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召

入朝。次日，明宗崩，時年六十七歲。十二月，閔帝從厚立，改元爲應順元年。正月，徵潞王從珂，從珂辭疾不赴。使者至鳳翔，皆言得從珂私事。朱弘昭、馮贇忌從珂之功，不欲使他的兒子重吉掌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的女孩兒在洛陽爲尼，亦召入禁中。從珂因此轉生疑懼。朱弘昭、馮贇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更不降制書，祇差使命特宣授潞王從珂移鎮河東。石敬瑭徙鎮成德。從珂內懷疑猜，不肯拜命，從珂移檄鄰境，檄文云：

『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願兵單力弱，恐不能濟，願借靈藩之援，以迄大事。』

時王思同等執其使以奏，惟隴州相里金傾心附從。三月，朝廷差張彥威帥張虔劍、孫漢詔、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度使，會合軍馬討鳳翔。軍抵鳳翔，從珂登城泣向諸軍曰：『吾未冠時，從先帝出入行陣，間關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共取天下。爾曹親睹其事。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我有何罪而受誅戮？』道罷，因慟哭。諸將聞得此言，皆爲揮涕，反戈攻擊張虔劍。虔劍走遁。楊思權大呼曰：『大相公即我主也。』率諸軍解甲投戈請降。潞王歛城中財帛，支犒軍士罷，遂建大

將旗鼓，統率大軍，趨長安。閔帝從厚聽得大軍將至，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那時康義誠要悉兵拒敵，潞王軍至，昭應捉獲王思同，潞王詰責之，本欲赦宥其罪，楊思權、劉延朗待潞王醉，矯制殺之。潞王先鋒至陝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來，即大位。爾徒數人，待累一城生靈肝膽塗地乎？』士庶聞之，皆相率赴軍前請降。閔帝從厚聞變，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馮贛於居第，函二人首級，傳詣潞王軍前。閔帝出奔魏州。潞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潞王傳教勅曰：『未見梓宮，未可與諸人相見。』潞王入謁太后太妃，徑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故。馮道率百官班見下拜，王亦答拜。道兩上牋表勸進，潞王曰：『予此行甚非得已，俟皇帝歸闕園陵葬殯，自退守藩方。諸公遽言這事，非所願聞。』明日，太后下令廢却閔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重事。又過了三個日頭，太后下令，潞王可即皇帝位，乃變服卽位於樞前。潞王元是鎮州平山人氏，本姓王，明宗兵過平山，掠得其母魏州并其子，明宗養以爲子，名從珂。及長成，驍勇善戰，莊宗常呼其字曰：『阿三。』登極後，改元清泰，遣王欽賜酖飲閔帝，閔帝不飲，欽殺之。磁州刺史宋全詢，遣使問起居，聞閔帝遇弒，慟哭者半日，乃自縊死。有司百計斂民財賞軍，僅得六萬。廢帝怒：軍巡使下獄，晝夜督辦，百

姓無所從出，往往赴井自縊而死。至：取傳國寶同上玄武樓，令軍士縱火自焚而死。惟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免禍。晉主入洛陽，唐主皆解甲投戈待罪。下詔追廢從珂爲庶人，時年五十一也。晉高祖石敬瑭兵既至洛陽，命軍士收拾其燼骨，葬於徽陵城中。徽陵蓋唐明宗葬處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封僅高數尺，行路之人，見者爲之流涕。

詩曰：

堪笑鷓鴣與後唐

誰知一十四年後，

四君三姓自相戕。

曆數依前屬石郎。